



蘇園翁越調

孝若茅僧曇著

正名

張丞相求賢弗早

蘇園翁給使先逃



外扮張丞相冠服侍從上自家廣漢張浚字德遠  
的便是俺滿腔忠義多歷艱屯自羯胡犯關先帝  
有永嘉之幸移蹕錢塘某與趙鼎並作中興名相  
政好僂力皇家只爲每一出師卽爲一番小人所  
厄功輒垂成而敗某亦貶竄多年幸今主上潛邸



升龍神武不測。毅然以恢復擔子。責于某身。君臣魚水。復見今日。某以左僕射建督府。幕于淮上。分道進兵。無人叶輔。只今朝廷名流宿望。漸稀。那通曉兵事的更少。只有俺鄉人蘓雲卿。一生堅忍。胸中學識不凡。真管樂流亞也。若得他來。叅贊軍務。勝那喻樛呂祖何啻十倍。某自宦游契濶。無從踪跡。故鄉近訪得他避地豫章。灌園東湖之上。適朝廷新除本路漕帥。必來別我。俺且預備下械書聘幣。叮囑他親去物色者。分付轅門上。今日有新除

豫章漕帥來見。快引進來。衆應介。末扮漕帥冠帶。上。只某新除豫章路漕帥來。叅謁張丞相。轅門上人報進去者。衆報介。外道有請。末人見通名拜外。扶揖介。豫章名郡得公爲本路漕帥。那上流軍需。有托可賀。可賀。某更有一事相煩。某有同鄉人蘓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久矣。近始知他避地豫章。埋名晦跡。灌園東湖之上。此人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俺已備下械書聘幣。公須親造其廬。委曲達意。必求他翻然命駕。做俺幫手。軍事孔亟。引領望



之矣。未接書幣自介丞相爲國薦賢舉爾所知小  
官敢不夙將使命勸駕出山就此星夜去者俱下  
生扮蕪園翁庄服上只某廣漢蘇雲卿的便是某  
因胡虜犯順桑梓鼎沸早棄了妻子隻身避地豫  
章灌園東湖之上諱名而不諱姓因此人皆呼俺  
爲蘇園翁某喜的這一方風俗淳朴地力肥饒結  
廬獨居以來日以藝植蔬菓爲事灌溉得法四時  
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俺又口不二價市者利  
倍而售速先期輪直夜編草履堅韌過華鳥大爭  
買之以故薪米不乏衣食稍餘某輒周急隣里應  
貸假者償負聽之不一經意以此人無良賤老穉  
皆敬愛俺俺于灌園之隙閉門高卧危坐終日凡  
天地消息之機人事興衰之故只靜中了了自得  
俺姑下此飾巾待盡豈容露些鋒鏃惹出魔境自  
討苦哩只今夏氣已深園菓日盛只索閉了園門  
自去把耒芸鋤這圃一會來

鬪鶴鶉龍德初潛確乎遁世非咱養拙耽間膜隔  
胞與也只窺破機關細籌彼已熱腸澆冷眼覷須

深心閱世  
之談

家司牙

三



辦的堅忍。一生方好。把雄心捺住。你道俺這灌園老圃。可容易的麼。

紫花兒序忙碌碌。白駒過隙。鬧嚷嚷。長安奕棋。只俺閒悠悠也。自有農圃幹濟。只看這怒生草甲。那些非天和地德。埋名在竹塢疎籬。怎同那鼓腹嬉農夫。伴地收拾經綸。擺脫拘繫。俺怎麼愛這東湖之上。甘消聲匿跡於此。

金焦葉只俺七尺軀。烟霞姿致。一蝸廬。褐衣杖屨。倚東湖灌園活計。勤藝蒔也。只善相天機。笑介俺

常有自詠詩云。消磨歲月荒園裡。收拾經綸一壑中。你道不通于天地人三才之務。怎便做得個老農圃哩。

小桃紅終朝抱甕井之湄。恒默窺生理。笑那空費桔槔機。心事香滿畦。嘉蔬鼠壤仍餘棄。只這紫萼綠葵。晚菘早韭。好教那士大夫偏嘗些菜羹味。只俺藝蔬掘藥。饑生服食也。自終歲不得閒哩。

踏陣馬鋤麥已。灌蔬餘尚把那墻陰菊杞壇前芝木蕘荷蘅杜。搗實莖苗供服食。圖的願養壽齒。那



數他蒟醬桂蠹鹽豉蓴絲。只俺日日循行園圃。那  
些非化機妙處來。

天淨紗去草如去讒。夫養花如養賢。士須備的。四  
時氣不聞的。邵平瓜美有五色。鈎連子母。俺每侵  
晨起視萬物生意。皆是天地雨露滋培。那坡老月  
中梳頭一歌。信合養生至理。只不可爲俗人道耳。  
調笑令。生成不足處。扶輿待補苴。那碧鮮氣在五  
更。挺拔露珠垂。俺每披簑帶月手芸鋤。只看土焦  
草凍青青圃。化工尚待俺栽培補。怎好小人哉便。

陋樊須俺攝生功夫。用那服食按摩哩。

秃厮兒。只這草木滋厭。飮膏腴。日月華吐納清氣。  
高春糲飯摩腹起。晚當肉常坦步于于。你道俺還  
有甚事來。

聖藥王窓日西。花影低。憑几燒香讀道書。喜的晚  
梳頭徐嚙息。耒耜之餘。編草屨。同革舄。般堅韌哩。  
贈遠輒相貽。俺以此儻生之餘。隨分周急隣里。却  
多有些深意。在人誰知者。

麻郎兒。四時中只三伏毒熱。最難消遣。只俺松陰



竹徑涼。怎當他鑠石流金氣。美的是滿百錢下簾  
卜肆學的是藏書。又坡老慳嗇。

么倘若衣食稍餘。出羨鏹隨分周急。大都饑噍飽  
喜皆鄉里。譬如那沈麟士認屐還屐。償負那經意。  
俺趁早涼開這園門。儘着村裡人來買這蔬菜者。  
雜扮村老拄杖。二丑扮二村童持錢麥上。雜老與  
生交揖介。蘇園翁好幾日不相會。今日俺有一貫  
青蚨來問你買些蔬菜者。生老翁請坐。這個容易。  
二丑譚介。蘇園翁蘇老爹俺們也有幾升麥。是

賺我父親倒瓶來的。只問你換些棗兒去。常新來  
生笑介。這麥你是賺父親偷來的了。我怎好接你  
的。只許你自去棗下打些棗兒。常新只許喫。不許  
袖我。且先剖一個甘瓜。與這老翁當茶消渴者。老  
接瓜謝介。

東原樂生。只這棗纂纂。瓜齏齏。你年老村翁。且向  
坡前坐。看這些孩童。每打棗去。權當個分餅餌。老  
翁你想渴了。剖一片甘瓜休餽。丑扯住生討瓜喫。  
譚介。蘇園翁蘇老爹。你不要我車麥。白與我每棗。



兒喫了再討一個瓜回家去。我明早准准打擔柴  
納下你者。

絡絲娘生只俺手織屨。買些薪米。那朱桃椎何須  
藏身桶裡。那去婦王陽也多事。只我懶散少心計。

呵倒輸他阿戎鑽李老與二童作謝介生且喜早  
打發這些父老兒童們去了。俺仍閉上園門。跌坐  
一會者。

送遠行非關筋力疲。也須靜養端倪。至人踵發深  
深息。何須五禽演戲。玉津常燕華池。只俺危坐終

日。那些三琴心酒德。都拋無事甲裡。并那案上殘書  
蔽目不窺。却爲何來。

綿搭絮那窓書久不啟。那膝琴懶去理。支八尺折  
足床枕一拳桃花石。先睡心好游。那華胥國茫茫。  
錯走了邯鄲也。那侯王僕妾任一覺黑甜餘生作

掩門打盹。未扮漕帥便服上。只俺領了張丞相命。  
來這東湖上。物色蘼雲卿。且權把書問聘幣。交與  
從人遠遠地伺候着。俺只索便服閒行。踏訪村裡  
去來。大哥大哥。借問聲。俺是個過路客。問你這裡



有個高士蘇雲卿先生麼他家在那裡俺要見他  
煩指引咱鬼門應介俺這裡並沒有甚麼蘇雲卿  
只有灌園蕪翁他園門緊靠着東湖嘴上客官你  
若要買他蔬菜他總不出園門你自去叩門咱未  
多謝了迤邐行來這湖嘴上園門半開俺竟進去  
者蘇園翁請了生作打盹驚起揖介客官何來竟  
入俺室早驚斷了俺一覺黃梁夢也

拙魯速企北窓枕簟隨偶涼風蝶夢遠何來客屢  
也。只爲不捷雙扉須恕咱襜褕披衣只就這荳棚

陰處土銜竹几啜茗搯願未起白多謝園翁厚意  
只俺塵土面目怎好相對你這冰雪仙姿生你要  
盥濯鬚眉早有那清冷數畝池未園翁你的仙鄉  
何處怎只有姓更無字號敢是原曾仕版出身你  
埋名避跡于此麼生笑介你只邂逅相逢何須細  
查俺出身脚色哩

雪裡梅荒村塢斷人跡聞足音蛩然喜上客好風  
儀只竟入忘賓主又何須通姓氏未園翁只你一  
室瀟灑地無纖塵案上一部班史你還比那一二疎



兩龔高一籌哩。生笑。客官說那裡話來。將俺高比古人。

古竹馬。你道地無纖塵掃除一室。案置班史。俺總蔽目不窺少識字畧曉些扶犁把耒量晴較雨。休比他比他帶經鋤麥負薪行歌歌鳳衰趨風狂接輿有心哉擊磬荷蕢。末園翁你畢竟本貫何處。甚因緣久住此。

前腔。生家世幾忘依稀記廣漢舊里偶趁着緣。僑寓東湖灌園久矣。並無姬媵與童豎。非是俺富貴。

浮雲敝屣妻子總是拙者之効。亦偶然爾。末園翁只你本貫是廣漢人。那張德遠先生既是同鄉。可曾識其人否。生笑介。既同鄉。怎不識。

鄆川春。那張德遠當年接閉居。曾識其人非凡輩。你何須慕孜孜問喋喋。闔恁行藏甚處。末那張德

遠朝廷只靠這人擔這恢復擔子。園翁你道他是何如人。可了得這事麼。生笑介。那張德遠賢者也。却德有餘才不足。據俺所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眉兒鬢大都才不足。德有餘少些的是知人神識。



他只于同臭味的君子流投膠漆。那伏弩張戈的  
小人每踈準備。那些智深勇沉。帶些露才揚已。未  
園翁你評品他都切當。只今朝廷更無人物。那恢  
復鐵擔子。不得不靠他一個挑着哩。生笑介他今  
爲何官。怎便這個擔子教他一人挑來。

酒旗兒自海上敗盟來。傾厦無人托。緣立國少規  
模。這議論美沸滄了國。是譬如衝風駭浪全靠的  
把施力。那些心閒手敏。寧靜顯一。這韜世量非可  
等閒試。未園翁只他蓋世高名。望重山斗。你斷他

了手不得。這病痛在那處裡。生笑介客官你道他  
那些破綻被俺覷破他。一生只明于知君子。暗于  
知小人。天下君子少。小人多。那個是他幫手哩。

青山口這話不該提。閒評騭。閒評騭。誰堪任這擔  
兒。那有天下事果難爲。只立朝端。握魁柄。不動聲  
色。誰窺伺。那小人伎倆。在那些慣詐。敗伴輸使的。  
拖刀計。他眠裡夢裡。望個人肩心。背陷穽。怎教知  
那一片殺機。只天道常勝。後起那同心的。未常把  
陣勢厚集。當勁敵。怎好兩甄設。拒交馳。只怕鞦韆亂



旗靡。這擔兒未便了得。末園翁你這些高論句句破的。識見驚人。又是同鄉。怎不去幫他一籌哩。生笑介。客官你怎教俺舍己田芸人田。爲那些來。寨兒令只俺與他踈聞問。聯聲氣。他不露手翻落便宜。他若要擊楫澄清。恢復雪耻。熱血灑虛脾。只怕的手脚忙。中流失維。輔車單羊。腸先斷。末園翁你知他有個兒子。當今大儒人。稱爲張南軒先生。也常在軍中幫他父親麼。生笑介。他兒子張南軒。俺也曾見來。雖爲當今鉅儒。那些行軍制勝出奇。

恐非所長。那張德遠既不比得范希文。只他兒子張南軒。又怎比得范純粹。粹在軍中鈞深摘遠。盡得士情哩。他兒子號大儒。佐軍中。怎及得范純粹。俺雖是他故人。咦。那裡討醉人扶醉。末起揖介。園翁在上。非俺斗膽冒突。俺實是豫章本路漕帥。出京時親奉了張丞相鈞旨。說先生是當今一人。管樂流亞。又道先生高風亮節。非折簡所能招着。某親賚書幣。潛造玄廬。張丞相多多拜上先生。當今時事孔亟。怎好懷寶迷邦。萬望啟書納幣。早命巾車。



下官屏息以俟。生驚起介。原來足下是本路漕帥大人。失瞻了。只俺雖姓蘇。却不是蕪雲卿。張丞相這書幣。敢是錯投了。

黃蓍薇呀。只你使星臨益部。聘幣到蒿廬。多敢是錯認顏闔。被披釣羊裘相誤。末拱謝介。先生不必深諱。請領下書聘。只今日夙備車馬。請早上道者。生作鼻中有聲自悔介。只此愈見得張德遠不知人了。

慶元貞果是那張德遠。不識時務。尋幫手到俺支離遺笑柄。虛他聘幣。末當今非張丞相。不能任此事。非蘇先生不能了。此事怎好再推讓來。生待明早啟械書。纔好問巾車。末既蒙先生鼎諱。下官暫告退。明早准祇候者。

三臺印。生只看這一草亭。怎比得三詔。詞要咱脫。菱服荷衣。怕帝座昏中台。坼連映着少微。你枉微行。把天書降紫泥。只纔一番閒論。呵好似松陰下。子一局棋。俺只索袖手旁觀。早慚愧棋邊不語。漕帥別下生歎介。哎俺怎麼眼不識人。口多虛論。早



被那人逗漏出來。政四十二州鐵怎鑄得這番錯也。

耍三台。須知這番逗漏。怎好的嗔伊怨伊。只爲咱淺見識。露了褒譏。少隄防。涉了朝市。是非那張幕府。怎好輕搭配。只蘇園翁須別徙一窠兒。你看我脫金鈎。向清波擺尾。投淵深處。空設餌黃鵠。翻然舉弋人。何慕。只索將半畝宮和菓園。瓜圃當個托宿蘆。廬盼破甌。何益。怎肯跏腰曲脊。俛相吏執手板府中趨。寧可學申屠抱石。不到的劍頭舐蜜。只俺來這東湖。政任得好。却早要撒手去也。

梅花引。可惜的一片東湖烟水。奇三徑荒蕪。誰仗藜。免誦的北山移。我似御風鄭圃。怎留的赤玉鳥。只俺此去。怎好携帶一些家具。那處不藏埋了俺蘇雲卿來。

看花回。蟬蛻去。不移家具。他若重來。至這書幣原留几古。也有蒙莊辭那楚使。爲掉尾牛。爲被繡儀。那些扶顛持危。忘了交情友誼。只俺豈真無意于世。那黃真長評桓宣武伐蜀必成功。曾說道。只



看他樗蒲不決勝則不爲今日必勝策在那些好  
輕霑手哩

南鄉子

俺豈比杜櫟一無宜非斯人徒吾誰與只

出手乘時貴中機歸歟早落得天半殘霞恣卷舒

歎介只俺一生堅忍從此翻然逝矣

尾聲

只爲識時豪俊難輕許拈敗網補非易俺也

偷搵着一掬英雄淚只免得個楊朱泣路岐竟下

末冠帶從人車馬上今日蘇園翁許俺上道好去

東湖上走一遭作見閉門驚介呀怎麼鎖着園門

隣舍家借問一聲那蘇園翁那裡去了鬼門應蘇

園翁昨日不知甚人來與他拔話那客人去了他

獨自啣嚙了一夜今早起來不見影哩末作驚訝

介園翁園翁只你黃鶻舉矣着俺如何回覆丞相

待從的且打開這門去看來衆應介呀怎的家具

一些不移書幣端然在几尚不曾啟封哩好個真

隱高士只索早回覆丞相去者末下外上自家張

德遠自附書漕帥去敦請東湖蘇雲卿早晚敢待

到也門上人祇候咱末上見介下官豫章漕帥回



覆丞相自領了鈞旨微行竟日方至東湖問那方人只曉得蕪園翁不曉得蕪雲卿下官啓扉而入見他地無纖塵案有班史心知是他且不說出他亦了無主客酬酢久之啜茗談洽宛宛問他籍貫說是廣漢下官方將出丞相書幣他大驚訝鼻息拂然給俺明日就道次早備車馬而去只見肩着園門破扉而入室中器具不移書幣儼然在几如蟬蛻般世間有這等高人下官不覺恍然自失嗟嘆累日覺世味如嚼蠟矣外驚歎介哎此舉是俺

張浚之過既知其人求之不早竊位堪羞左右的快擺下香案俺望南遙拜他外叩首起介潛帥空勞你費心這一番也只是朝廷少福俺作一箴置之座右聊識慚愧而已箴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余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杏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余罪曷鍼俱下



秦廷筑雙調

孝若茅僧曇著

正名

易水歌羽聲送友

咸陽殿鉛筑報雋

第一折

外扮荆卿繡服帶劍上只俺衛人荆卿便是自蒙田光先生舉俺于燕太子要俺成件大事不免受其供養隆禮前日雖以義激樊於期討下他自刎首級又準備獻秦皇的督亢地圖只俺湏待所期

第一段幽咽蒼涼情  
深一往第  
二段欷歔  
壓落曲寫  
無聊第三  
段如風起  
小涉虎嘯



猿啼使覽  
者萬感交  
集但覺高  
歌有鬼神  
矣

客至、做個幫手、不意太子見秦兵日下、慌不能待、  
反疑俺有變計、俺只得請決而行、期以一死報太  
子政、不敢負出光先生于地下耳、哎、謀事在人、成  
事在天、俺也顧慮不得許多十全了、遠遠望見一  
簇車馬、皆白衣冠而來、想爲俺餞行的哩、小生扮  
燕太子生扮高漸離、末扮宋意皆白衣冠、二旦扮宮  
女、綠服侍從上、太子三人與荆卿相揖、介、俺們今  
日來送先生、所謂生當長別離、死爲長不歸、故皆  
白衣而來、只這易水界河、且下馬藉地爲先生把

盞、但願的吉祥如意者、外、這生死亦細、故耳、何勞  
太子及諸公鄭重送行哩、

新水令、只這蕭蕭易水晚風寒、望滹沱奔流如箭、

提匕首入咸關、殺身易中機難、俺也只心許一言、  
怎便白日有虹霓貫、生某等一般同受太子知遇、

獨以此椿大事、靠着荆卿身上、某等碌碌自愧、只  
此行你好奮發在心、俺們且擊筑爲羽聲、以壯你  
行色者、外、笑介、這是俺自家事、不煩叮嚀了、

駐馬聽、只看俺繡袷單衫、墨血刀懸、未曾把行囊



盼何須你每樽壘歌串更笙篔笙筑在馬前彈那  
燔妻子敢只爲氣力單那吞炭啞難笑做英雄漢  
只爲俺故人呵先刎頸早辦個升車不顧髮衝冠  
太子俺們叩心自有淚不敢向君彈只索變徵激  
羽以寫哀怨再把先生一杯就此拜別哩

沉醉東風

外

高兄

只

你

久

知

我心

者

諾

燕丹期難再緩報田光淚怎空彈那虎狼秦誰掛在眼羽聲  
罷拍拍征鞍霎時判日近長安遠如將我齒髮還  
好葬在要離塚畔丑扮秦舞陽衝上只俺整備頭

口拴定行李良時吉日起早好行你每滿座皆白  
衣冠却爲何來荆先生只索辭了太子衆位俺們  
且趕程途者俱下

### 第二折

生扮高漸離敝服上只俺自易水擊筑送了荆卿  
不意他指望生劫秦皇遂摘銅柱不中只辦得個  
箕踞倚柱而笑自此秦兵日下燕社已亡俺們一  
班何難以死殉太子且留俺後死的一身在或者  
逢個機會尚好爲九原故人補未了事只得隱忍



畏約備身在宋子縣主人家賃春在作權捱日子  
不知甚時是俺了事出頭的日子哩

步步嬌轉盼的死別與生離。挫抹倒男兒氣。空歎  
息。只俺後死身。報故知在那日。只枕着擊筑囊和

衣。驢

末扮主人及客二人丑扮擊筑伶人仝上末

只俺宋子縣一個大戶。這好天氣。邀着親友們。擺  
些隨便酒食。恰有個擊筑的伶人。叫他彈唱一會。  
爲俺們把盞哩。丑擊筑介

夜行船

生爲甚的杯盤狼藉。喜孜孜倚東廂。道有

個擊筑人兒至。可是那鼓缶吹篴。又非是刻羽變

徵。敢只是帶邪聲。譜兒錯記。丑稟爺俺政在這裏

調絃撥筑。兵兵崩崩彈得有興。怎麼有甚人在外  
批點咱們哩。末不要管他。你且用心自彈唱着。

銀漢浮槎。生由你撚斷了手中絲膠。澁了絃中柱。

那裡是纍纍貫珠的如怨慕。休亂築十三絃。倒了  
恁錢樹子。丑只你這等批點。咱敢你也會撈一兩

調麼。生你想靠着手中本領。就來降着俺麼。尙早

哩。末莫非你那後生也素習此伎。願聞一曲者。生



這也使得列位污耳了。擊筑介只俺太生疎也。手  
器非相習。要還他補墜。卸了銀指似駿馬駕笨車。  
全無些駿氣。衆那生果彈得好。天淵不全哩。生這  
筑不中用。俺自有用慣的本領。在行囊內且去取  
來。爲諸公取笑。一回咱生向鬼門換淡黃。方纔紫  
綸巾。手執筑上。衆驚介。這是那裡說起。此生器宇  
軒昂。冠服瀟灑。是那等人物。一向肯屈抑在俺門  
下。哩。快請上堂。坐個頭席。細細請教咱。生諸公請  
了。非是俺不勝伎。廢政是逢場作戲。休得要太認。

真了。擊筑介

五供養。理舊裝。整鬚眉。這本領。恁休輕覷。洗淨了。  
箏笛耳。試聽咱裂石穿雲意。悠揚的輕風飛絮。激  
昂的金戈鐵騎。更有那繁絃急節。似千萬點催花  
雨。可敵那射頭鵝。妙手叫入雲兒。衆驚介。只先生  
起手這一會。便驚得毛骨悚豎。願再請教咱。生擊

筑介

月下海棠生。俺只似伍子胥。吹簫吳市。休比他蘭  
相如。鼓瑟澠池。你休驚俺魚服白龍危。當得個遭



折脅范睢在廁。俺喜的是劈筵篔。只索再彈一會。  
么只這肩圓項細。敲的竹尺。賽過那漁陽。搥淵淵。  
出金石。借這些指撥。發舒俺千萬種牢騷。處多應。  
是被宮聲往而不返。誤虛脾。衆先生你越彈越快。  
絕非人間之音。只聞得燕太子宫中。有個高漸離。  
先生能爲變徵之聲。聞者皆髮上指冠。敢就是先。  
生哩。生笑介。你也只考其音。不必究其人了。  
撥不斷。試想那懷中筑。兩手提。怎比那過行雲。雍。  
門涕泗。只索按吊湘纍。離騷章句。捺不住酒人場。

衝冠裂眦。只苦那椎兒乏力。衆驚起介。先生你休。  
怪俺們肉眼不識天人。哩只聞得秦皇方搜捕諸。  
侯賓客。你也湏索善藏其用。咱生笑介。俺可是怕。  
那秦皇勢敵的人麼。

落梅風。可知道六王畢。四海一。早是孟嘗客散秋。  
風裡。那酒人燕市。知何處。夢魂兒。怎忘得那蕭蕭。  
易水。生不別竟下。衆吊場介。俺們宋子小縣。怎麼。  
好。久藏那人。只索早些各尋方便。咱俱下。

第三折



丑扮蒙嘉上只俺中庶子蒙嘉的便是自那年燕  
荆卿投俺引見秦皇只道是獻樊於期首級與那  
督亢地圖那裡惟他是行刺客的勾當幸得吾皇  
福大先自截裙引起那荆卿摘銅柱不中只索環  
柱而走却也身中八創尚能倚柱而笑殿下的人  
只得手搏荆卿秦皇大怒趨兵滅燕盡逐太子丹  
之客怎麼近日自宋子縣傳來一個善擊筑的說  
是荆卿之友高漸離哩秦皇惜其絕藝赦而不誅  
令人先薰矐其雙目料他失明的人無甚行反的  
伎倆着俺引他上殿要細聽他擊筑哩秦皇取次  
升帳只索伺候咱淨扮秦皇宮娥力士多人擁從  
上自朕併了六國盡銷天下兵器又盡徙那諸侯  
王後宮子女充置俺阿房宮朕雖每日價衡石糧  
書留心章疏却也抽冗乞闕愛聽音樂怡悅精神  
久聞的燕太子座上客有個高漸離擊筑妙伎又  
神不可不一聽哩那班賓客久已灰滅朕又使人  
先矐其目只使他抱着樂器做朕左右一個瞽目  
伶人料他怎敢尚懷着惡心哩昨已分付蒙嘉着



引他來其人何在丑叩頭介臣中庶子蒙嘉叩頭  
昨蒙聖旨着臣引那驩日的擊筑高漸離在宮門  
外伺候咱淨恰喜今日雖偶萬機稍暇且引他上  
殿來者衆應介生扮高漸離便服抱筑殿前力士  
扶掖上臣燕人擊筑的高漸離叩頭淨只你就是  
高漸離麼朕只爲你身負絕藝特赦你死罪做朕  
左右親近伶人你雖失明本領尚在你且放下驚  
疑爲朕用心彈拍來者生又叩頭介多謝皇上不  
殺之恩敢不竭力承應咱只俺廢疾之餘驚悸未  
定望皇上賜臣無畏飲臣清酒三升方可壯些氣  
色遲此本領哩淨笑介這也說得有理左右的先  
引這擊筑人下殿在永巷內與他飲了清酒三升  
助些膽氣方來上殿彈拍者生叩頭介謝恩萬歲  
萬萬歲左右引下走走打這殿級下扶你去永巷  
內飲酒哩御酒在此你自斟自飲咱生笑介只俺  
今日先飲了秦皇御酒也

萬花方三疊想這是碎玉金溝漲膩流涓口多分  
是阿房永巷近長楸只這霧橫烟收衝斷宮車處



似雷霆碾開欄雷。可惜俺只能聞不能見哩。綠雲  
擾擾粧樓焚椒蘭鋪滿在蓮花碧甃。左右催介先  
生你且飲酒少間管哩。

雁兒落生有的御酒瀉金甌。只少捧個纖纖手。北

那碣石宮祝千秋。玉美人擎盞差些候。生俺想着

那和歌燕市。傍若無人。今日的酒好不中吃哩。

德勝令。只這樽中綠蟻浮。那裏敢腰下漉吳鉤。這

壺漿。可是些饑人血。這飲器權當個。月氏頭堪羞。

那燕市酒人都落後。甌波今日裡。怎與那車駒們

來獻酬。殿上傳呼介。那飲酒的去好一會。快快扶

他上殿。萬歲爺等着哩。左右扶生上介。淨你既飲

了這酒。壯了氣色。且用心彈拍來。左右的。可賜他

一個矮繡墩。坐了好。彈者。生擊筑介。

水仙子。生君王萬歲奠神州。宇宙天開這昇平侯。

少甚麼。雲門搏拊調絲肉。尚要師涓濮水上鼓篳篥。

篳篥。這宮商曲急促沉浮。全不似平生手。可是蠻夷

北鄙囚。怕近垂旒。淨笑介。你也不必畏縮。放着膽

好彈拍。左右的。與他移那繡墩。近前來些者。生擊



敘述又與前異

筑介

又闌一境

大德歌。生試彈這大石調。古涼州。似滿天風雨愁。

白日蛟龍鬪。又似那猛鵬鶚。怒翻鞦韆。淒淒切切崩。

崖溜。一會價凜如秋。淨悲介朕聽得音樂多了。怎

麼那人只一會彈。不覺使朕悲涼欲絕。却為何來。

宮婢們跪自介。只俺一班奴婢們。也不覺盡涕泗

橫流哩。淨你好換拍再彈者。生擊筑介

鎮江迴。生一會彈來一會幽。似玉連鎖。慢撚重撈。

引人悲在那廂兒。泊奏三峽瞿塘水。倒流秦皇呵。

你可肯輕擊。正串和咱連環玉扣。淨笑介這也說

得有理。你每宮娥們。可各動着樂串和那人筑聲

者。宮娥應下各作樂。生擊筑介

殿前歡。生這梧官秋。高彈改拍。似鯨魚吼。促節摧。

搗飛霜。驟滿耳。颼颼瑤池黃竹。謳秦女卷衣曲。別

有那樂職中和奏。可比的龍游紫海。鶴叫滄洲。淨

笑介。這會又彈得和平悅懌。使人欣暢哩。你再彈

咱。生擊筑介

滴滴金。生這女郎們分明的。天樂鳴球。多是些優

又闌一境



又開一境

冷班首。琳瑯宮秀。只俺這拙手。配香喉。那裡覓鹿。女。嚶。吻。鶯。雛。澆。瀏。琪。花。錯。繡。半。空。裡。夫。矯。翠。雲。蚪。淨笑介。你又會趁着官娥。作嬌鶯乳燕之調。轉好聽哩。再近前。用心彈咱。生擊筑介。

折桂令。生。又有個穆天子。八駿神遊。怎捨了金床。玉几。又想那閨苑。崑丘。天地悠悠。潼醜白鵠。駕紉青牛。別有雲璈。鳳管。怎數那楚舞。齊謳。自古那有似俺的一統。嬴秦。六王鐘簴。盡徒龍舟。淨笑介。妙。妙。你又將那周家穆滿。來比朕躬。朕較比他還勝。

過一籌哩。生擊筑介。

掛玉鈎。序。生。只樂盡。早悲來。挽不住。銅壺漏。又有石馬陰風。荆棘銅駝。那麋鹿。早在姑蘇臺上走儘。着人帶劍上吾丘。休休。那些金玉。益黃腸。湊怕的是野火燒。竟没人收。歌舞臺。更倩誰來守。不見的。章華宮。細腰垂柳。一樣悲秋。淨。又悲介。這一會彈。越好悽愴。使朕得從真人游。乞不死藥。視棄萬乘。直徹屣耳。生擊筑介。

春閨怨。生。這六國呵。那一朝不道寡稱孤。那一國

敢得緊



無通侯上首。只今灰飛烟滅。一蜉蝣尚要去海中。  
鞭石和天神。闢澠池壁。可曾留且試。俺博浪椎先。  
着手縱有那白玉枕。笑亦空投。生一手扯淨衣。一  
手舉鉛筑亂撲。介淨大呼。不好了。被這厮置鉛  
筑中。撲中了朕一脚。好生築贖傷。脰哩。左右。可快  
拿下這奸賊者。衆搶上。生喝介。嚇你這些要命的。  
休得輕動手哩。

小將軍。我似那商微子。抱器歸周。又不是專諸炙  
魚爲壽。怎便手搏着雙言叟。這些筑中鉛。那便築

贖傷脰。淨笑介。快鄉下者。你敢是爲那荆卿報讐。  
哩。生笑介。却不道來。只我又做了第二等兒。不了。  
漢也。

太清歌帶尾聲。非是俺魯勾踐傳來劍術疎。想只  
是你莽秦皇福氣厚。我只將報命九原交。比個程  
嬰杵。曰。怎料又閃在提琴撞壁。的師曠後。可是爲  
生劫秦皇也。錯了一籌。我恨不得生扭住輕羅衫  
袖。今番呵。你超了八尺屏風。再休逃在的走。衆拿  
下淨歎介。朕也不惟太子丹如此得人心。這厮雙



日失明、卻爲何來、這也好、算得個千古義士哩、卽  
着蒙嘉傳旨丞相府、自今盡逐諸侯之客、不許留  
一人在函谷關內哩、俱下

金門戟黃鐘調

孝若茅僧曇著

辟戟金門規聖王

正目

引軍北闕納忠言

老旦扮竇太主宮娥隨上、只老身是帝姑竇太主  
的、便是、俺自尚堂邑侯、寡居已久、且喜有個董偃、  
溫柔可愛、其母原以賣珠爲事、出入俺家、自幼見  
他生的、姣好、畜養宮中、教他書記射御、頗讀書傳、  
色色聰慧、絕人、至年十八而冠、儘他散財結客、諸

高華典麗  
却極自然



公接之。各滿城中。號稱董君。俺曾下令中府董君。一日所發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疋。方許自我。隨有安陵爰叔。與他相善。爲俺畫計。先獻了長門園上果大悅。又爲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俺只索稱病不朝。邀上臨問。已許俺迴輿枉路。來幸山亭。那時便好使董君克俺府裡。庖人進見。陪個小心。賣些波俏。難道俺主上是個鐵石心腸。不動情哩。且待董君出來。商量則個。小生扮董偃紫衣軟翅紗帽上。公主在上。董偃叩頭。主笑扶介。我兒起

來。虧得安陵爰叔。爲你畫此二策。前因獻了長門園上果大悅。已着。你謝他黃金百斤。今又爲你畫求見上之策。聖上幸已許下。日內想必幸臨我家。你須小心。柱束。承應。爲俺增幾分光彩。俺已準備着。賞賜將軍列侯。從官的。金錢襍繒。各有等數。不在話下。聽俺道來。

醉花陰。春氣暄。妍宮漏永。早已落紅糝徑。好風日。遶花行。翠輦頻停。多分爲那人。廝等。你看只今。又是暮春。天氣正是日長人困哩。



通折用此體

喜遷鶯。只見些嬌鳥不停聲。青海燕穿簾體勢輕。尋壘遍。雕梁藻井。挾雙飛。周十二城。愛的是斜日。欄干花幕靜。剪尾開錦窠。窠裡美滿恩情。我兒。咱與你有些緣分。爲那些來。

出隊子。只爲你丰姿閒麗。解温存。帶至誠。正是春深花底。滑流鶯。那羨他子晉。青天白玉笙。只圖得爇浪鴛鴦。常並頸。我兒。我不金着錢百萬。憑看你散財結客。買好聲名。且喜交結得個爇叔。看俺正本了也。

刮地風。可是美珠人。鮫綃泣滿籬。終日價手掌竒。擎好聰俊。須煞聲名稱。儘着你交結公卿。携樽壘。花茵繡毯。豐厨傳翠釜。銀罌探金丸。出鳳城。紫絲韁。嘶風驕影。晚歸來。紅燭迎。只貪那滿路人。唱采一聲呵。道俺內家粧。龐兒越整。我兒。我爲要扳請。聖上在駕山林。好不費心也呵。

四門子。剔團團錦帳。流蘇映惱香。魂夢不成爲窓前。百舌催人醒。畫竒謀圖。僥倖扳御蓋。幸山亭賣聰明。管勾引得天家先動情。願盼些常端正。但願



得皇上歡喜我愛卿呵縱廣費百萬金錢何病只  
你今且須綠幘傳鞦扮個庖人模樣俺自引見東  
廂主上料必疼汝分外看承哩

水仙子只教你倍娉婷新梳鬢喬喬怯怯衣衫靚  
扮個庖人導引俺只索避東廂去簪珥陪恭敬你  
俏設設纖手擎斟滿玉觥偎倚着銀屏誰不憐傾  
國傾城笑吟吟馨折花枝常只傍輦行捧道藏書  
向連環寨傳下君王令以後偷香處那再用嚼號  
提鈴我兒爲你費心這是該的只願常保的美滿

恩情到頭無些差錯便稱咱心哩董跪自這個請  
娘娘放心料董偃怎敢忘背了這山海般深恩也  
老旦笑扶起介我兒起來聽我道者

賽令兒爲卿卿幾許經營裝設些圈套自應承自  
喝采自猜評自扭捻自硬掙只你今日粧束須分  
外波俏些方可迎駕哩

神仗兒只你傳鞦綠幘玉導珠纓半捻纖腰一握  
雲平那須真要你鸞刀落雪鱸鯉蓋橙拭手巾料  
不用粉脂花勝我只怕你楊花脚去別窠縈捺定



些自由性。聖駕取次將到。且與你安排個迎駕鋪  
設者。俱下。生扮漢武帝宮娥圍官衛士隨上。丑扮  
郭舍人末扮李延年官服同上。生朕自長姑竇太  
主獻了長門園。甚于微行便益。因他微病新起。迎  
朕回輿在路。臨幸山林。已親口許下。且喜今好風  
日左右的傳令排駕。向竇長王府中去走一遭。那  
從官儘先行。只着郭舍人李延年二人緊隨駕者。  
節節高天長化日。萬幾清暇正風微。燕雀影動龍  
蛇步天階。出永巷。停甲舍。貪翫春光那些。老旦隨  
宮娥上。妾身蒙皇上駕幸山林。不勝歡忭。前來迎  
駕。願吾皇萬歲萬歲。生貴主起來。只俺今日帶  
的從官軍騎太多。太費主人不當人子哩。

者刺古。只這儼神仙洞府深。煩你個貴主來迎駕。  
道有個好園林。不須借備牢醴笙歌。扳回輿在路。  
過風亭月榭。只這門外躍龍如雲騎。從太破費。怎

回答。老旦皇上今日親幸妾家。誠乃千秋盛事。得

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面死。何恨之有。怎說到  
從官多太破費。那見有大漢天子皇姑少。這些百



萬金錢當錦纏頭哩。生笑這也說得是。貴主請先行導引者。

願成雙。只見些杏腮白。柳眼排。映旌旗新豐舊社。

貴主聞你病體新愈呵。一春病起太嬌慵。不覺的

香銷粉謝。老旦奏上皇爺已早到俺府中也。生分

付隨駕的將軍列侯。旄頭驕從都退下。各自去領

犒勞者。那從官襍沓費犒勞。想自有別院排衙。只

俺回廊行踏。尙少個主人翁來階侍咱。茶蘼新架

老旦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介。妾無狀負陛下

自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請死哩。生笑介。貴

主何用如此。宮娥們快扶起。賜主簪履。自之東廂。

引董君來上殿咱。

賀聖朝。賜簪履。戴笄珈。快教扶一綫香塵出絳紗。

珠圍翠遶。東廂下。雉尾扇。競去邀遮。將一個粉兒

郎似天仙般。圖畫。小生扮董偃身紫衫錦束帶綠

纈卷牛袖臂鞢。王引上伏殿下。自白介。館陶公

主庖人臣董偃。昧死再拜。吾皇萬歲萬歲萬歲。生笑

介。賜卿平身。仍服衣冠。上殿來侍晏咱。



紅錦袍怎勞看貴王自贊名。這庖人儘瀟灑。幾時

縛着窮袴。不如換了服色。照本等足風華。愛的是

白越中單。映出玉膚光。砑。這是衣自香。豈薰麝。老

且執壺。小生進酒跪白介。臣董偃上。陛下千秋之

觴。願共南山不老。生笑介。今日願舉此觴。貴王與

董君共之。正是不藉叔孫禮。安知天子尊。

人月圓只為的主人情重過歡洽。董君近前來。朕

且携手玉鈎斜。只這玉壺行酒未斟先醉。親起擎

拿。這殿後必有曲房別寢。董君可導引朕一遊。翫

唱作貴王避下生携董手唱介。見些曲房窈窕雲

窓霧閣。這段風流幾時消假。低唱休比那枯藤纏

樹彩鳳隨鴉。主上白。妾啟陛下。妾家畜些女伶絃

索。且董偃也曉得幾套小令。首他親執紅牙節曲

為皇上侑酒者。生笑介。董君又兼長此伎。可喜也。

看李延年領隊清歌一曲。無負貴王盛情。眾應介。

延年執檀板唱。董偃玉簫眾女伎合管絃齊唱介。

晝夜樂。帝子遨遊清夜賒。天家天家有法曲琵琶。

撚鐵撥檀槽細搗。愛玉人把銀甲爭先卸。鳳雛聲



滿耳吱喳紫雲芽烹椀春茶烹椀春茶賽過他壓  
糟床珍珠酢

么歡娛歡娛真不用誇有個如花如花親節曲紅  
牙驪珠串咱想今宵啣出上陽花承恩處笑語喧  
譁酌罷流霞酌罷流霞自有那慣醒酒青魚鮓生  
笑介這歌倍加熱鬧好聽哩承應的每人賞金錢  
一個李延年賞他珍珠一斗只主人翁那些罕物  
好當纏頭也罷且先將西蜀進來葡萄錦十端鸕  
鷖裘一襲特賜董君尚有西域于闐國進來綠熊  
席其毛深厚即可蔽體政好與董君溫柔鄉助一  
臂哩各叩頭謝介

綵樓春生清謳妙舞那堪斗轉參斜儘梨園十部  
新聲怎敵恁玉簫親把休說他花月春江分明是  
載石仙槎只這滿堂狼藉遺鈿墮珥玲瓏寶簪雙  
鬢鴉錦襪瑜有個人兒細唾春衫等春宵無價猛  
省得銅壺漏促銀河爛吐朝霞只怕的樂極悲來  
酒闌歌罷未扮平陽公主家闈人宮娥二人執燈

小旦扮諱者衛子夫宮妝全上未府中門上人那



裡只俺們是平陽王差來的。聞得皇爺駕幸竇太  
王山園。特看俺們送新教謳者一人。在此快報進  
去。衛士報介。奏上皇爺。外面有平陽公主差官送  
謳者在此。生笑介。這又可喜也。看他上殿來。末叩  
頭介。奴婢是平陽王家。聞萬歲爺駕幸竇長王娘  
娘山園。宸游甚樂。特送新教謳者衛子夫來助歌  
筵。備酒哩。貼妾是平陽王家謳者。衛子夫叩頭見  
駕。生笑介。起來是好一個綽約女子。若又能歌。便  
是聲色雙絕。貴王只怕你府中許多女伎都拜下  
風哩。王白妾啟陛下。看這女子色已超群。歌當絕  
世。分明是閨苑仙姝。自應蒙天人寵眷。妾身幸甚。  
竒逢願陛下聽子夜歌一曲。進萬年觴一杯。也不  
枉平陽王這段盛心哩。生笑介。朕今一日中遇二  
尤物。何幸如之。真是女寵男驩。已冠世間。妖冶香  
喉艷頰。那數天上管絃。朕好不僥倖煞也。

侍香金童平陽王家歌舞忒妖冶。不比的館陶新  
寡嫩花枝。可許東風嫁芍藥。初開海棠纔謝。貼奏  
上萬歲爺。婢子自有新學的清歌一曲。願奏御前。



不願與梨園子弟合唱請鈞旨哩。生笑介：這等尤妙，你試歌咱。

油葫蘆 貼 銀母屏遮錦繡榻，好清和近朱夏。那些

是錦城絲管滿天霞，比及翠盤香冷湘裙亞。又早紅牙聲歇鞦韆下，遶宮墻咽御溝倒金樽，傾玉斝。正無愁天子親排駕，簇捧着一朶嬌滴滴牡丹花。

生笑介：歌得果不比哩。李延年怎俺御前供奉，便無及他一個出色的人物。末跪介：果好吞子，音足繞梁，臣願盡以法曲傳他，承應皇上哩。

么 生 這香喉圓滑似千斛明珠瀉，休唱人間可哀。

曲 使 我 金床玉几難眠也，落得的月滿函關水流。

清 灞 老旦 妾見衛子夫歌態絕倫，相亦有福。陛下

收爲宮嬪，真是非常之喜。妾願獻上翡翠衾一床，

珊瑚枕一個，以佐陛下選日定情。又有百寶珠翠

粧奩一具，以贈子夫，助他添粧花勝哩。生笑介：貴

主，你這番纏頭太費了也。勅侍從的，先以輕輦送

回宮中，待朕畢晏，自來鋪官。那平陽王差來官，賞

銀豆一斗去罷。衆磕頭謝。全平陽差官先下。



降黃龍生更衣無便輕難破瓜只這些翡翠衾珊  
瑚枕纏頭太奢你休啼痕低掩損了胭脂雙頰先  
伴宮娥坐上鸞車宮娥同衛子夫下生今夕可稱  
極歡夜太深了朕且回宮却已置酒宣室尙要向  
貴主暫借董君一夕以續餘歡貴主可肯捨他送  
朕去麼主全董叩頭介妾幸駕臨無以自獻夜深  
了妾又不便入宮只着董偃代妾扈送妾實萬幸  
生董董手介貴主起來今日太破費了另日差官  
奉謝董君你可送朕進宮去等閒辜負三聖子夜

這裡錦屏帷欄干曲無些空罅只中天彩月一鉤  
空射且挾回鑿看扶上馬主同侍從先下生與董

偃李延年郭舍人回宮介衆稟介奏上皇爺已到  
了宣室宮門也上傳旨令謂音引納董君其從官  
們且散下者外扮東方朔手持戲闌駕上臣東方  
朔奏上陛下董偃有死罪三安得入乎生驚問介  
呀何謂也外辟戟奏介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  
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其罪二也陛下富  
手春秋方積思于六經留神于王道馳驚於唐虞



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奢靡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娛。其罪三也。昔伯姬焚而請疾。懼奈何乎陛下。生作默不應介。衆皆罵迂濶郭舍。

人譚介

雙鳳翹。生聽罷。嗟呀。那椿兒。值得攔駕。貴王方迎。

送作客權酬。清夜游。偶把風情惹。與發今宵非。

溺淫哇。你這高論呵。宮嬪也失色。美兒也攢眉。

連君王也粧。啞。相說的是。只業以設飲。後面自改。

聽我道來。只你多年辟戟。儕終賈。那龍逢非俊物。

肯爭差。卿還記得往事否。記大官賜社。爲細君割。

肉。曾蒙赦。今日呵。難得卿直諫。當賜黃金三十斤。

絲繒三十疋。你且歸遺。細君宛若。受用些。咱携黃。

金絲繒。侈君恩。宛若。朕這裡柳拂龍旂。霜濃鴛瓦。

且做前主人。倉卒乘輿已駕。怎堪你曲終奏雅。生。

只朕先朝孝文時。有中入趙譚參乘也。類前今夕。

故事哩。

九條龍泣下車。曾避爰絲叱。朕今置酒難中罷。這。

畢輪驪。那些傷王化。且容他啗餘桃。彌子瑕。外臣。



言不蒙採用何敢虛叨橫賜且宣室者先帝之正  
寢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  
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亂慶父死而魯國全管  
蔡誅而周室定生笑介卿言良是朕知過了也傳  
令侍衛的不須到宣室且只置酒北宮引董君從  
東司馬門而入東方朔你且領了賜物先退下者  
外下衆譚介生仍同董君入宮介

與龍引生宣室法官移蹕從他別引東交權宜讓  
咱只這笙歌扶路鶯花繡野在官蛙聒耳村沙只  
怕停車久把侯嬴來罵

尾聲只這四美難并信非假改路去風迴翠華  
這東司馬門出入的人襍休把俺壁人爭看煞俱

下



闌門神越調

孝若茅僧曇著

爭座位不聽和合神

正名

動天曹直貶沙門島

末扮新門神襍扮桃符神同上自家是太平巷第一家新門神明年該輪俺把門管事只今小年夜滿巷燈火爆竹好不熱鬧桃符神你跟咱到任去來

闌鶴鴉世事茫茫年華又改只見瑞雪飄遙罡風



有些得意  
落人算計

誤人是這  
避桃符神

浙灑家家送舊迎新。都把桃符插戴。俺且驀過街  
踏。上。階。聽。那。爆。竹。聲。中。輪。該。咱。廳。頭。搖。擺。桃。跪。白  
稟。爺。滿。街。人。都。喝。彩。爺。遠。勝。那。舊。門。神。俺。們。明。年  
好。不。與。哩。末。我。兒。咱。與。你。也。與。哩。  
紫。花。兒。序。誰。將。俺。畫。張。紙。裝。的。五。彩。冷。面。皮。意。氣。  
雄。赳。豎。劍。眉。濶。口。鬚。鬚。手。擎。着。加。冠。進。爵。刀。斧。彭。  
排。奇。哉。剛。買。就。遍。街。人。驚。駭。盡。道。俺。龐。兒。古。怪。滿。  
腹。精。神。個。儻。胸。懷。桃。符。神。你。去。瞧。來。怎。那。舊。門。神。  
見。俺。只。作。不。睬。並。不。見。他。臺。身。哩。

金焦葉俺且眼偷瞧。桃符好乖。那戴頭盔將軍忒  
呆。只。你。幾。年。上。都。剝。落。了。顏。色。甚。滋。味。全。無。退。悔。  
爭。扮。舊。門。神。襍。扮。鬼。臉。順。風。耳。同。上。只。俺。是。太。平。  
巷。第。一。家。舊。門。神。俺。管。事。六。七。年。好。不。與。旺。政。好。  
安。穩。坐。着。順。風。耳。你。去。打。聽。是。那。裡。來。這。狗。弟。子。  
孩。兒。便。思。量。奪。俺。這。座。頭。你。好。對。他。說。這。尙。早。哩。  
順。風。耳。傳。介。末。俺。奉。主。命。新。選。中。的。只。俺。出。身。崢。  
嶸。你。舊。門。神。怎。比。得。來。今。日。有。我。的。座。位。想。沒。有。  
你。的。座。位。了。也。



小桃紅少不得將茗帚刷去塵埃把舊門神捧碎  
扯紙條兒滿地踹化成灰非俺沒面情挈帶只你  
風光過來威權顛斷到今日呵迴避也該該爭惱  
介順風耳你傳去說俺把門管事六七年這門內  
人那個不威懼我他是何等人物怎便一朝思捨  
奪俺座頭他不見俺雪白髭鬚都爲數年把門辛  
苦上來的哩

踏陣馬末桃符神傳說與老三台他貪圖則甚腌

賸無賴骨瘦枯柴赤髭鬚都變雪白只爭些門面

在那管他百事虺隤萬口哈哈淨順風耳你傳去

說我不是好惹的他休輕捋虎鬚者末笑介難道  
你便狺狺了一萬年少不得有日勢倒哩

天淨紗你只道多年當道狼豺張的牙爪無對恃

神通布擺與妖作怪不見那雪獅子倒頭歪淨惱

介你怎將雪獅子比俺俺好不硬着脊梁不怕你  
不怕你末笑介你看不見自家面皮只請看這門  
第上氣色好不好便明白

調笑令崔嵬掌三臺爭知漸氣色葳蕤門扇開往



來出入人誰耐。引五道瘟進家宅。把凌雲甲第都  
狼狽。說甚麼祖傳的九棘三槐。淨順風耳。你說去。  
自俺把門管事。許多年好不清苦。那曾要人些羹  
飯茶菓。

不沒人善

聖藥王末。你道雀羅門塵滿腮。家居冷淡守清齋。  
自沒才。慣妬才。久妨賢路苦徘徊。譬如泰山下高  
竦着傲咀。咳。淨順風耳。你傳去。說俺奉着聖旨把  
守此門。又不見有旨撤回。怎好白白的讓他去哩。  
本笑介。難道俺又不是奉旨來的麼。

麻兒郎常年價輪賽。這座頭消停待。只你呵。抵死  
踞當街。乞態支吾。硬道奉旨宣差。淨不是俺不肯  
讓你這退位菩薩委難做的。

么末。這菩薩退位自在。無奈你手段神。出賣風雷。  
心腸毒。難當蠱。怎知狹路逢。都會擠排。淨你這  
書騃子。怎踏得俺腳跡來。你若無我的順風耳。打  
聽消息。料不能教坐穩三個日頭哩。外笑介。老三  
台。你全靠那順風耳作幫手。怎只顧內不顧外哩。

東原樂。你道有順風耳打聽。垂內裡闕通。遞補快。

迂矣



但只一件賊闖來無攔。呌那把門神誰耽。請認  
破落門程早修改。末俺怎好獨自與你苦爭得。桃

符神你去請那宅裡鍾馗神出來判斷這公案者。  
小淨扮鍾馗執笏舞上。只俺是本宅內門上鍾馗。  
這大門門神原該一年一換舊的久佔了六十年。  
怎尙不肯交替與新來的。俺去講明咱兩位門神  
哥請了這小年夜少不得新舊交代。只俺把守門  
內也早晚望着替身哩。淨這個使不得使不得。

絡絲娘末守舊的鍾馗請來併安分的神茶爵壘。

歲久年深也沙汰。少不得新添幾隊。鍾這是自然

的正理。俺說你不聽。只索自去者。下末那鍾馗神

說你不信。桃符神你去請宅內紫姑三娘來判斷

這公案者。貼扮紫姑艷服上。只俺是本宅紫姑三  
娘因上帝怜俺無罪冤死。錄爲廁神。只俺所居好  
不香噴噴高巍巍與鈞天帝所一般享用哩。門神  
哥恭喜你新到任。便與誰口角來。

送遠行末尙有個廁神稱後帝婀娜裙釵道住的

廣樂鈞天等大槐。難道不分香穢。紫姑神也交代。



紫舊門神哥你管許多年事，理該讓那新來的，怎  
索相爭傷和氣哩。淨這個不聽你，不聽你，紫俺好  
話勸不聽，只索自去了也。下末桃符神這厮只靠  
勢，不論理，你再去請那宅內司命竈君出來判斷。  
這公案者，小生扮竈君上，只俺是本宅司命竈君，  
一般五祀之神，俺經年辛苦，防守火燭，纔得臘  
月廿四夜，一度送竈迎竈，他不是來酬謝俺辛苦，  
只怕俺去朝玉皇講他是非哩。二位門神哥，新舊  
交代自有定例，怎煩旁人判斷來。

綿搭絮末再請個司竈神先輩，他身坐處，良煤管  
三餐茶飯，防火燭寒灰，只怕的臘月升天講是非。  
纔只獻棗脯，餛飩，糕酒一杯，干係誰推，那個信祀黃

羊有福來。淨你司命竈君過年正忙，休要管人間  
事哩。竈只俺司命竈君班次不小了，巴不得替身  
怎這門神恁般古執，好奇怪哩。俺好話勸不聽，只  
索自去了也。下正生扮和合神戴金幘頭上，只俺  
是本宅和合神，俺奉上帝命，主人間和合爭競，導  
引喜氣，俺入門來，其家自日昌隆，倘俺不耐煩而



去其家便日衰敗。只今新舊門神爲何爭競不了。開動了一家內外諸神勸解不下。俺親自去查勘來。兩位門神哥請了。你們新舊交替自有定規。怎須恁般相爭者。末直煩這位尊神出來。這番定好委決了也。

**眉兒彎** 直煩你和合尊神爲俺們作張王。只你軀  
翰矮福量大。慣調劑的。五味鹽梅。堪救時的宰相。  
才居鼎。爲我讓他張王。張王的合膜拜。請他判斷。  
這場誰功誰罪。和俺職王和合。怎好判人功罪。以

敬爭端。只你舊門神哥。罪案在那些。想新門神哥。自查得詳悉。請試說一番者。

**古竹馬末** 他的喉嚨忒。噉舌尖忒銳。是人可怕他。氣概。只當得親捧出十二金牌。他包身膽。拈管筆。兒似天神般大。見他見他。唯唯諾諾。簇簇推推。喘吁吁。倒繡着嬰孩。那個不低首沉埋。淨惱介。怎俺一門衆神。多向着新來的。並沒一個幫俺舊任的。世態炎涼。大率如此。好惱好惱。

**前腔末** 我從來烈性。憊癩。這榜樣如何寧耐。不見。

大似相度  
恐是鄉  
問



貼的萬象回春。三陽交泰。物換星移。怎不揣難道。  
一旦無常。眼光落地。恁時呵。土崩瓦解。誰怕你。麟  
玉喬材。爭和合尊神。不是俺古執不肯聽人話。一  
人自有一人的做法。俺今日上了騎牆勢。拔了出  
鞘刀。怎好輕易挪動一步哩。

酒旗兒。末你道拔鞘刀難追。騎牆勢終礙。寧可  
向外。血凝胚。依傍着門牆。決不放回。天崩塌自有  
人兒遮蓋。倘清夜捫心。原無介帶。那些穰侯印便  
難解。只你迷而不悟。惹禍愈深。俺且引幾個古人

傳案。提醒你者。

青山口。我爲你計。休瞞昧。休瞞昧。洞然肝肺。只怕  
身退呵。惹災危。百尺梯須踏着地。古史上有楊炎  
元載。他自道是唐朝名宰。把汾陽劉晏尙疑猜。一  
朝失勢終菹醢。倘早見幾那討禍胎。豈不聞不能  
者止。怎踞這座。作了捨身崖。天家事恁再廝壞。少  
不得仰藥歐刀。須自裁三公。災異冊免宜哉。何如  
退步替者當災。和這是新門神哥輸心吐腹的真  
話。舊門神哥你怎不省得。難道俺也有偏曲向那



一邊哩

寨兒令末這和合神王和諧兩邊有誰偏憎愛。舊官未回新官怎推。你眷戀亦堪哀。只那旄頭星不怕你機械。那惡天籙難當他搶白。怎不學郭子儀降回鶻。裴中令收淮蔡。哎那時呵。儘着你雌黃口對平臺。淨惱介偏你熟諳許多古事。俺委實的不曉得。只曉得做日和尙撞日鐘。憑你說的天花亂墜。俺老主意。搖撼不動哩。

三臺印末非咱攘伊地位。公評跋討便宜的。先退。

早拔陣寂。啣枚讓當場。傀儡聽盤鈴響處。舞一迴上天梯的。玉女唱聲彩。指望今年還勝舊年。誰道

一解不如一解。和只我苦勸這一會。舊門神哥堅

不肯聽。政是人微言輕。舌尖無力。只索告退者。下

外扮九天監察使者二。從人手持旛幢。上只俺九

天門監察使者的。便是俺奉上帝勅旨。每年除夕。

分遣俺們數輩。稽察人間善惡。并那百神功過。各

造冊子。元旦回奏。只俺迤邐行來。這太平巷怎的

穢氣薰蒸。人物凋敝。呀。元來是那第一家舊門神



作祟這方又不肯讓那新門神管事且不究他貪位慕祿的心腸只看他喫糠不管事怎弄得那家門面直恁破取了桃符神那裡好直說上來舊門神作惶恐新門神并桃符皆叩頭介

梅花引末使者尊神輕怎差想只為監察人間功過來俺並不曾掛招牌上銅街自有桃符神在非關俺說背外我監察神于人間善惡百神功過那些不明白要你說來那舊門神有何伎倆佔了許多年把門管事尚不肯思退步哩

雪中梅末他伎倆本與僥福過反生災貪圖的驪

龍方睡摘明珠顏自忘虫豸每日價呵殿上天街

把那催命鬼當招財到今日直煩尊神親降呵日

出天開這漏船重載到江心怎擺劃外怒介他管

事來罪過極多怎麼遮掩到今日想多由順風耳

這小鬼與他通線索哩順風耳作怕叩頭介並不

干小鬼事老門神你自作自受休要累及小鬼們

哩

南鄉子末順風耳是罪魁他攬掇尊官似醉酒醅

拖帶風耳非過

大快



樹倒猢猻入。布袋須陪。備押付鄮都作伴媒。外怒  
介。這等可惡。着該境神早押發那舊門神順風耳  
二犯。速付沙門島受罪去。新門神。你接管須要小  
心奉法。莫蹈前轍。吾神公事已畢。回奏天門去者。  
襍扮二鬼。臉上鎖押二犯。隨外全下。末桃符神。你  
看天曹賞罰。那些終漏網哩。

看花回。休道機關熟。是人通賄。只這監察神。憑正  
直不氣餒。掃氛靈。敢誰欺。給判他兩頭蛇。三足能。  
貶沙門島。忒恁利害。我好笑世上迷人。慣要美巧。

怎知到頭巧拙一般。瞞不過哩。

小絡絲娘。都只爲機深禍大。巧拙的一般。兩敗桃  
符神。你道他爲何抵死不去。以致天曹重罰。政孔  
夫子所云。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矣。

尾聲。鄙夫患失。寧無殆。憑恃着曾賜肩輿。和木拐。

你門屏上。怕見畫儋厓。今番呵。怎免的鬼門關。一

下海。桃跪介。且喜那老頭兒折罰去了。俺們正好

與爺慶賀。到任好吉日哩。俱下。

木拐遶賜  
爲道

奉執誼事  
極當



西

開甲

一





原件短缺

卷10-卷14



